

學

海

類

編

第廿三册



猗覺寮雜記卷之四

宋 桐鄉朱 翌新仲著

草具三戰國策齊馮煖云云左右以臣賤之也食以草具范睢傳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陳平傳漢以爲項王使以惡草具進

淮以南酒家以升記淮之北以角計詩我姑酌彼金罍疏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常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觸罪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節人自謗訕其實曰觴觴

的也觥大也升罰有過觥廓也君子有過廓無明著
士人嘗爲僧南史伏挺之不堪茹素還俗唐馮嘉運許
淹韋渠牟蔡京嚴礪

箭筒左氏謂之冰注謂之櫝丸廣韻謂之鞞音步鞞馬
甲金裝謂之馬具裝桓伊傳輸馬其裝百具馬衣謂
之馬褐如今鞞帕之類定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郛
主人焚衝或濡馬褐拭之杜云馬衣

甯吾負人無人負吾此曹操由中之言也沮渠羅仇盧
水胡人也與其兄麴粥事呂光光征河南大敗麴粥

勸羅仇反攻之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甯
人負吾無吾負人遂爲光所殺羅仇之言可謂君子
率不免世之小人竝以操爲信

李虛中以人生月日所直日辰支干衰勝旺相推人禍
福生死百不失一直于自己禍福尤精可安之矣乃
燒水銀爲黃金冀不死卒不免于發疽豈靈于人不
靈于己耶虛中命術不用生時今之閱命乃并與時
參考宜其尤精乃鮮有中者蓋李術不傳久矣其未
死生就傳其術者已卒然失之也酈生說齊罷歷下

守備而韓信襲之唐儉使虜請和而李靖隨其後攻之酈生而唐歸亦命也

文帝愛幸鄧通度丞相嘉已困通即赦之武后愛幸張易之戒曰彼南衙宰相來避之文帝之治無可議武后專恣不法亦使之有宰相故亦治

宦者趙同數害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盎乃有刑餘共載之諫溫太真爲錢鳳所窘始以丹陽尹讓鳳已而行酒以笏擊鳳後鳳雖數有言而王敦不聽矣盎畫斬晁錯之策未必種不預謀

敦之凶恣太真未必不順之也

何自苦如此二呂后謂張良人生一世閒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文君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自苦如此

目送有喜有怒漢高欲易太子四老人爲壽已畢趨出漢高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眦曰吾欲易之四人者爲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晉文公目送魏舒曰堂堂人之領袖此則喜也漢景帝召周亞夫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此則怒也

司馬遷載武帝殺鉤弋夫人云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諸爲武帝生子者不問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班固載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者必勃也終如其言聖矣夫二史言聖止此一帝夫不問有罪無罪一切殺之此與桀紂何異遷乃以爲聖何哉高帝知周勃之能安劉而不知呂后之爲禍是智足以知其臣而不足以知其妻明者不如此固亦謂之聖何耶

兄弟之妻相呼爲妯娌見北史崔子愨傳欲姊妹爲妯娌古呼爲先後先去聲見漢郊祀志長陵女子見神于先宛若宛若卽謂娣姒也

武后之遺廬陵王羣臣諫之者多矣后知天下不與己也故卒還之如張昌宗之子錫李瑱李伊德蘇安常輩皆言之惟狄仁傑言尤切中耳其歸也王及善密贊后乞中宗出外以安羣心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細腰物無雌者皆取青蟲教祝之變成已子古今以況乞子爲螟蛉爾雅蠨蛸陶隱居

注云銜泥竹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
上蜘蛛滿中仍塞中以俟其子爲糧已破變爲己子
之說矣蜀本草注云有人候其封穴了壞而看之果
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上則陶注爲不疑

兒寬爲張湯作奏武帝聞之馬通爲常何作奏太宗識
之令狐楚作太原書記德宗能辨其所爲諸公後皆
爲名臣然則郡國書奏其可不擇人使爲之

致仕給半祿自唐如此會要永徽元年解官充侍者依
致仕人例給半祿六典倉部門致仕給半祿

張曲江論牛仙客不可爲尙書明皇乃用以爲宰相既
用之後知時議不歸乘閒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
胥吏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將用康謦蓋恚言也方
帝欲相崔隱甫也謂隱甫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
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乘閒對
如初帝乃不用明皇逐張曲江而用仙客一時褊忿
猶可恕既相之而知不爲人所與又恐天下皆欺己
且問力士素所親信者力士亦不以爲然及兩語隱
甫而隱甫甯不相不肯一見仙客可以悟而不悟君

之治亂自此方分

漢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募化爲一名按公羊傳哀公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冒爲謂之晉魏曼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後漢無複名然附傳多有之如孔禧二子長彥季彥是也

勸人以殺不可也然五王不殺武三思唐室再壞五王皆死其手王重榮不殺朱全忠遂滅唐室而重榮爲所圖絕其嗣孫堅勸張溫殺董卓溫不聽漢室被壞

而溫亦不免

魯直蘭說一幹一花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花香不足者蕙此魯直自以意分蘭蕙也然蕙自是零陵香本草陳藏器云零陵香卽薰草一名蕙其言梔子爲簷蔔則出西陽雜俎可信

陰陽家以人姓氏分五音甚不可信古因生以賜姓胙土命氏其本不過出于姚姒姬媯嬴之類後世子孫何嘗知所本有賜姓者如漢之劉唐之李有冒姓者如衛子夫有複姓者如歐陽宇文有二字姓者如侯

莫陳有養他人子如莊宗之李存勖者有收棄子如陸羽如此類甚多安能一一協五音哉泥之則可笑如夏侯嬰初爲滕公奉車號滕公及曾孫頗尙公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皆爲孫氏唐李叔明本嚴氏冒外家鮮于姓已而乞附唐屬籍姓李不知于五音如何推配也

元后傳王章論王鳳甚切直但不當荐馮野王成帝雖問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但當云命相者人主之事非臣敢私有論荐陛下當用天下公論所歸者則無

嫌矣卒坐此死哀哉

張文瓘相高宗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減節以自取名張鎰德宗時以兩河用兵詔省御饌因奏減堂餐錢時不同二公皆是也

應劭漢書成帝坐甲觀書堂云畫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論

今人辨人從行李之類其言曰整搦蓋用捉字後漢中

山簡王傳宮騎百人稱捉前行注捉音楚角反猶整齊也行戶郎反

壻稱半子見吐番傳可汗上書昔爲兄弟今爲壻半子也

婦人書稱兒不名陳平傳呂后云兒婦人口不可信然兒與女對恐非婦人之稱猶婦人稱奴奴與婢對廣中女子皆稱婢男子稱奴以爲常

待制謂之次對見宣宗記詔待制刑法諫官次對皆以次而對不專待制也五代史李琪言入閣有待制次

對官論事則待制專次對矣蔡邕傳待制鴻都門下則待制已見于後漢唐之待制不專一所如裴冕賈至待制集賢院董晉待制翰林是也若結銜在下如裴遵慶集賢院待制李邕史館待制之類是也今之上書表奏多用惟陛下幸雖賈誼有此言然王莽書詞亦用又今之封王建節以鼓吹迎節于閣門謂之迎授權真官拜謂之卽真皆見王莽傳恐不可用

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王莽掘丁姬冢

燕數千銜土投窠中史書如此非志怪也以言禽鳥猶哀憐之人不如也

王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閣人少之乃金錢也唐嶺南首領馮子猷入朝太宗問將金幾許來曰一錠上嫌少乃一錠船也見朝野僉載新書曰載金一舸僧珍若添一金字馮若添一船字則不嫌矣

文帝曰吾久下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武帝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又復妄發成帝曰吾久不見班

生今日復聞讜言武帝之怒不如文帝之謙也

世之畫五星者形貌怪異道家塑像亦如此因爲考之得于晉天文志凡五星降于地爲人歲星爲貴臣熒惑爲兒童歌舞嬉戲鎮星爲老人婦女太白爲狂夫辰爲婦人若以此爲畫則有所本矣

公卿家譜多古之賢者不肖者皆去之馬總自謂伏波之裔建銅柱于安南以著其美郭崇韜自謂子儀之後上子儀冢哭之

船門曰馬門蓋闖字之分也引首而觀曰闖

光武渡滹沱河冰合王方慶七月次葉河無舟冰一夕
合豈人力也哉

古人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如言重華舜名
帝繫云禹名文命皆非也此言堯舜禹之德耳又以
堯舜禹湯爲謚如曰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時曰舜
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類皆非也堯舜禹湯
四君之名耳譙周以堯爲號亦非也傳曰陶唐氏有
虞氏夏后氏殷人是唐虞者所起之地因以爲姓氏
所謂州之土而命之氏也堯舜禹湯則名無疑也謚

法世傳以爲周公所作莫知所本正以檀弓有死謚
周公之語故以爲周公所作以予觀之謚堯爲傳聖
謚禹爲淵源流通皆後人倣堯禹之事撰成耳若果
以爲謚則自三代以下未有用此謚者且如周之文
武成宣謚也故漢有文武成宣帝若謂史不當書堯
舜名則武王發文王昌何嘗不以名書也陶虞爲始
起之地更無疑唐則封晉也晉詩云有堯之遺風虞
則號之鄰也何以知堯舜爲名以曰有鰥在下曰虞
舜知之也舜在側微時安得有生號死謚也又何以

知唐虞爲姓孔子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知之也正義曰虞氏舜名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也顓頊以采地爲國號皇甫謐云河東太陽山西虞地也然則舜居虞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此說是也若云舜爲王號之名則非也是直名耳何爲生號哉

高宗時薛仁貴擊突厥兀珍于雲州問曰唐將謂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久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失色下馬羅拜遁去永泰

中郭子儀出入陣中回紇怪問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令公卽世故吾從以來云云今誠存吾得見乎子儀免冠見其大會皆下馬拜以是知威望宿將國之長城虜一見二公而去豈不賢于百戰百勝之帥乎

今人謂屢說曰暫蓋噴字也音贊考之荀子問一而告二曰噴

大手筆始晉王珣夢人以大筆與之如椽人謂有大手筆事已而有策諡之草此非美事不可用齊文宣有

大手筆多命徐陵草唐燕許號大手筆此可用也
 節氣見于經史者管子幼官篇言清明大暑白露大寒
 南方篇又云小暑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見月令注
 今虛暑之既至蚊蟲之既多見國語宋令長以芒種前
 去官見南史星昏而正中謂之小雪見定之方中注
 小雪十月中氣見本疏注斗指甲為雨水指乙為清
 明指辰為穀雨見初學記

伍胥自郢走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胥之
 急乃渡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

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粟五百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
 耶不受陳平亡楚渡河船人見其獨行疑其亡將腰
 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裹而佐
 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漁父何其賢船人何其無
 狀也

病者多疑漢高遣樊噲攻盧縮既行人有惡短噲者帝
 曰噲見吾病乃冀吾死耳命陳平至軍斬噲武帝幸
 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宮道不治怒曰義縱以
 吾為不由此道耶銜之後卒棄市上官桀為廐吏上

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怒曰以吾爲不復見
馬耶桀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上
以爲忠三人事相類噲幾不免縱卒死桀見爲忠亦
繫乎幸不幸耳然桀之對諛也言人有忠誠會帝
吳廣爲假楚王韓信自立爲假齊王曹參爲假左丞相
淮南王安傳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唐李錡養士以錡
爲假父項羽爲假上將軍項籍傳會稽假守通而
句踐賂太宰嚭求和于吳卒滅吳乃誅嚭以不忠于君
而外之受重賂與己比周也漢高與楚戰丁公窘高

祖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避平
楚丁公一謁乃斬丁公以徇以不忠于主使人臣無
效丁公此二事可以爲賣國無狀者之戒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見獨
公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唐本
草注云有黃銀本經不載俗云爲器辟惡乃知瑞物
始知黃銀自一種銀非金也

張敖傳貫高等壁人柏人要之置廁劉向傳孝文北臨
廁廁臨深處也張釋之傳從行至灞陵土居外臨廁

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以爲溷顏
師古從之縱使青不足道武帝待之如此豈君使臣
以禮之意耶孟康謂牀之側恐是如此其後云天子
欲令羣臣下大將軍以此觀之必不肯自爲無禮而
欲使他人加敬也漢武雖暴然青實將兵出入加人
以無禮而欲其効命于疆場恐無此理

崇甯鑄當十錢始于陝西運判許天啓自長安進樣烏
背赤文請自禁中行用自此盜鑄徧天下不可禁物
價踊貴商賈不行冒禁而破家身死者眾後改爲當

二其弊猶未革乃改爲當三其原本于周武鑄大市
錢以一當十唐第五琦復踵其法鑄乾元重寶以一
代十物價騰踊饑饉相望琦坐是貶天啓不問也

漢高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之豁達大度可乎鄭君嘗
事籍獨不奉詔可謂賢矣乃逐之卒斬丁公則又曰
使人臣無效丁公何也

漢有弄臣弄兒弄田春秋時有弄馬見子常肅異馬事
紀信乘漢王車以給楚卒免漢王于難春秋時亦有此
定三年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

王已而爲王曰以吾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
公羊成二年晉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
首馬前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
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
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君免矣
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斲于是斲逢丑父
也

王衍見錢曰阿堵物阿堵如言阿底衍口不言錢故云
今人遂謂錢爲阿堵不知晉宋閒人用阿堵語甚多

如傳神寫照在阿堵中殷中軍見佛經云理應在阿
堵上謝安云何須壁後看阿堵輩

劉歆哀帝時校祕書始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後
欲立左氏學官博士不肯置對則是左氏漢末始顯
也河閒獻王傳孝景時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
春秋博士則左氏自景帝已見于世列國尙能立學
官何爲漢庭博士不肯也

元狩四年衛青擊匈奴李廣請行武帝以爲老不許久
乃許之以爲前將軍青乃令廣出東道道稍回遠廣

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
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其後失道後大將軍乃責
廣之幕府上簿致廣自殺始廣欲居前青旣不聽以
東道回遠固辭則又固遣之旣受上指毋使廣當單
于乃責其失道使自殺青眞人奴也哉宜乎廣子敢
恨殺其父擊傷青也

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死霍去病射殺李廣之
子敢武帝又爲之諱曰鹿觸死賞罰國之紀綱旣已
自欺又爲人欺何也

治生仕宦自是兩途少有俱進者今人出仕之久生理
遂廢司馬相如以貲爲武騎常侍可謂富矣致病免
客游梁數歲而歸則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自古如
此不獨今也

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客問其故
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榮爲趙王倫長史
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南史陰鏗飲見行
觴者因酒炙以授之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
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擒鏗行觴者

救之得免嗚呼一觴一盞心或吝之人情所在生死
係焉以是知桑下之餓夫淮南之守卒效力于患難
之際不誣矣

有年大有年威宣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
此皆貶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豈有止此二三
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
奔晉云云國無道而年穀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
絳雍相去不遠晉饑秦輸之粟自雍及絳后子奔晉享
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

昭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武子曰敢不封殖此
樹以無忘角弓之詩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
及從而譽之帝正色以爲佞人譽樹一也而宣子喜
太宗怒亦係幸不幸耳

凡物之怪舉以爲聖杜安傳淮西旱民漉漕渠遺米自
給謂之聖米李德裕裴度並禁亳州聖水

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聞之曰周
公其不享魯祭乎宋人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
社司馬子魚曰將以求霸不亦難乎今遠方猶殺人

學海類編 卷之... 祭鬼實二子啓之也哀哉

凡男女以美稱者皆不祥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
之

漢晉人葬多瘞錢往往遭發掘之禍如盜發孝文園瘞
錢是也後人偶掘地得錢謂之掘著窖子今之五銖
世謂之古老錢皆漢所瘞者唐鑑發掘之禍易以楮
錢亡者之幸也李景讓始貧治牆得積錢其僕奔告
其母鄭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及其身况無妄而得吾

何取急命閉坎賢哉此母也

學海類編 猗覺寮雜記四

倚覺寮雜記卷之五

宋 桐鄉朱 翌新仲著

楊虞卿抵淮南委婚幣會陳商葬其先貧虞卿未嘗與遊悉所齎助之郭元振在太學家送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字人以未葬其親爲言孰不憐之虞卿知有陳商而元振不問其人名氏此尤甚難然元振固是偉人虞卿牛李黨中魁桀亦能如此亦可喜也范文正公使忠宣公往吳中取麥數百石忠宣

道遇石延年告貧盡以與之既歸文正問道中所見
曰石貧無以葬文正曰何不以麥與之忠宣曰與之
矣父子所見若合符契此其名德之重爲不可企及
者

唐考功法雖執政大臣皆有考詞亦有賜考者亦有自
書其考者高宗時唐臨自述其考曰彤如死灰心若
鐵石德宗時陽城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摧科政拙
明皇講武驪山唐紹坐失軍當斬引置纛下左右冀其
少貸金吾李邕遽傳詔斬之帝甚悔見本傳郭元振

傳元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
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叩馬
諫乃赦死流新州驪山講武蓋爲戲耳何乃以小失
斬大臣紹獨無救者卒死可爲不幸爾然李邕奴才
豈不能小待以俟覆奏乎紹庶幾不死

中書舍人視事閣老壓角江鄰幾雜誌謂立于褥東北
角以庸考之故事舍人初詣省事回丞相送之施一
榻堂上壓角而坐則壓角者丞相爲之非閣老也又
坐于榻非立于褥也見裴坦傳

元祐法尚書侍郎資淺者帶權字今復遵用唐亦有之
楊嗣復不欲越父於陵當國遂爲權知禮部侍郎
近有侯鯖錄載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
兩夜今七十八夜是也乃世俗妄傳乾德五年詔
謂時和歲豐展七十八兩夕事見太祖錄三朝國
史國朝會要

星辰家以十二宮辰看命不知所本然其來久矣李賀
惱公詩云生應七夕夫位在三宮杜牧之自撰墓
誌云子生于角星昂畢于商于第八宮曰疾厄宮亦

曰八殺宮土星在鳥火星繼木星二楊晞曰木在張
爲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福德大君子救于其旁
無虞也

王鳳喜柱欽欽在幕府爲之謀無不用荐達名士王駿
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又繼功臣絕世可謂
賢已京兆尹王章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以應天
變天子感悟召章與議欲退鳳欽令鳳上疏謝罪文
指甚哀太后涕泣不食上少親倚鳳不忍廢復起鳳
就位鳳慙欲遂退欽復說以周公雖老猶在京師之

策鳳遂不退章死詔獄眾冤之欽復說鳳章所坐事
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
見對有所言云云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
言事也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云云如此則流言消
釋疑惑自明鳳白行其策班固謂欽之補過將美皆
此類嗚呼欽之言鳳無不聽方章下獄時能一言于
鳳曰章言將軍是耶當改非耶當容之將軍旣用欽
之策留矣豈不能恕一收言之士以顯將軍之容德
乎方王駿等有罪欽猶能解救之乃無一言救章坐

視其死妻子流離反教鳳誣天下以章非因日蝕直
言乃是職事得罪耳欽不忠于君不忠于友真奸賊
之雄者班固反謂欽能補過將美當與之同罪然則
助成王氏之禍豈特張禹哉欽尤不可赦者

北斗七星以十二時繫之爲人命所屬裴令公少時術
士云命屬北斗廉正將軍云云後見其形出唐退史
五星二十八宿降于世爲人如東方朔爲歲星
斗科欺慢變易之類皆奸人圖利之所若窮治盡則事
必心枝蔓此輩無所容必爲亂非省事之術也

史記懷王都盱眙注鄭元曰音煦怡用平聲讀者恐非也豈避廟諱故用平聲讀耶

呂后紀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眾音總稱音基者恐非也

婦人之稱姬乃周姓耳廣雅云十二辰寅時乃音夷注時也音寅者訓恭也已見上

世俗以正五九月初到官者不視事避之甚無謂也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高祖武德中因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鎮禮士多避之以古方鎮

視事之初須大饗將校既禁屠宰而饗士之禮不可廢故多不用此三月今州郡雖帥府皆非古方鎮比視事之初未嘗大饗士又本朝于此三月無屠宰之禁則視事何爲而不可若州縣官又何疑爲在朝職事官除授有今日下供職亦未聞有敢避者何獨在外敢忌哉

死馬醫自唐已有此語傳燈錄雲門舉揚亦用此語其初出郭璞傳有主人良馬死者璞教令一人東行遇林木以杖擊之得一物如猿攜歸見死馬卽吹其鼻

少頃活故養馬家多畜猿爲無馬疫世俗無可奈何
尙欲救之者謂之死馬醫

附子烏頭天雄一種也蜀人以小者爲烏頭中者爲附
子大者爲天雄按廣雅云附子一歲曰側子二歲曰
烏喙三歲曰附子四歲曰烏頭五歲曰天雄則是烏
頭比附子加一歲矣不得爲小也見廣韻

數名卅音颯卅音鞞

先立切

卅音入今直以爲二十三十

四十字不知音各不同

史記魏相傳載長安中有善相者田文與韋丞相魏丞

相邴丞相微時會于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皆丞
相也其後三君皆相代爲相唐方技傳載張璟藏善
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遊璟藏曰三人皆宰相
姚最貴已而果然高智周興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
遊揚州石佇覽傳舍引以見相工工曰四人皆宰相
也石氏不及見郝來見貴而末塗屯躋高晚達最壽
速登者易顛徐達者少患天之道也後皆如相工言
東齊記事載本朝張鄧公寇萊公張齊賢王隨同詣
卜肆卜者驚以爲皆宰相亦何見之明也韓莊敏少

時與吳冲卿王禹玉同詣天祿山入卦鋪二人推莊
敏先看命云己未七月九日生禹玉驚云怎早知珪
命莊敏云此是某命又云甚時莊敏云寅時禹玉云
某是午時天祿皆云極貴寅時不作員外郎莊敏便
作御史丞臺爲司封郎中不作員外郎三人皆宰相
見韓莊敏遺事

漢石經靈帝時蔡邕與唐谿典楊賜等建請邕書刻石
立太學門外北史劉芳傳漢造石經于太學學者文
字不正多往質焉號劉石經唐石經文宗時鄭覃以

宰相兼祭酒建言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
是正其文刻于石見本傳晉惠時裴頠奏修國學刻
石寫經本朝石經胡恢所書

凡布物多曰爭布綱曰爭綱布紙曰爭紙合用精字楚
世家績繳蘭臺徐廣云績縈也音爭

世以射一箭爲一發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爲一發一發
五靶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退之
作薛助教誌云三發連三中的亦誤也

荀子注六馬仰秣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今之白虎通

無此言緣本朝求書有賞往往多自撰以求賞非古
書也如竹林玉杯繁露皆後人妄言見仲舒當時書
以天子六馬推之則諸侯五馬無疑

漢郡守如黃霸或十年二十年不徙唐韋皋治蜀二十
餘年張建封治徐十年李自良治河東九年皆有治
狀蓋久任之效也

俗以富爲鄒不知何義亦不知用何字頃在泗上見一
老書生云俗子相與爲隱爾富而好禮孰謂鄒人之
子知禮乎是富而不知禮也此說亦可取

帶闊狹以道言當用稍字五代劉閔以十二稍帶遺漢

高祖

骰子采有渾化見徐溫傳與劉信博斂骰子曰信苟無
二心當成渾化一擲六子皆赤

飲酒而泣曰酒悲見干衍傳宗壽言發而泣韓昭華曰
嘉王酒悲

江左臣下奏事用啓如法帖中王僧虔南臺御史帖前
云臣僧虔啓後云謹啓今若施于平交則必大怒以
爲簡惟問候外幅則用之非情也故內簡必頓首再

拜而後可稍重則加上履又重則易再拜爲百拜且
加阜恐字古者簡牘取簡便今必十幅不情無甚于
此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
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
子殺之吳王濞因此反宋伐魯戰于乘邱魯生虜宋
南宮萬宋人請萬萬歸其後宋潛公與萬獵因博爭
行潛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
此言遂以局殺潛公于蒙澤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

句踐叱之軻遁去博所以爲樂殺人召禍如此可戒
也夫

曹操召禰衡爲鼓吏云云吏曰鼓吏何不改裝而敢輕
進乎衡曰諾于是先解袒衣裸身而立徐衣岑牟單
絞而著之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世說齊王問
爲大司馬嵇紹爲侍中因會葛旛等曰侍中善絲竹
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不受曰不以先王之服爲
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旛等
不自得而退二事相類然衡之狂不如紹之從容也

學海類編
賈誼云人主之行異布衣後漢董宣爲洛陽令殺陽城
公主蒼頭光武大怒召宣欲殺之云云主曰文叔爲
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
一吏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文帝卻千里馬不受光武以千里馬駕鼓車卻而不受
猶得以盡其材以駕鼓車則抑之甚矣馬何罪哉光
武之矯不若文帝之誠
袁有退之廟鄰郡庠紹興十年教授劉元諭以其地狹
隘欲大之請于郡乞徙于他所郡從之工畢卜日遷

神像元諭拜伏不起作中風狀扶歸口鼻流血死郡
守皇恐不敢遷卒毀新廟豈神不欲遷耶抑其死偶
然耶何暴也退之作羅池碑云過客李儀慢侮殿上
扶出廟門卽死且云死能驚動禍福之其意不以子
厚爲然也退之數百年後乃殺一教官侮慢被罰猶
之可也欲新大廟貌而死酷哉退之暴甚子厚矣
相形家以人形如物者佳班超虎頭燕頤何尙之真猿
之類是也人生又有爲物之精者如杜預以蛇精郭
璞鼃精肅宗爲儋耳龍祿山爲豬龍
郭見李善
文選注 天地

學海類編
之閒人最貴乃爲異物之精又以形貌聲音似鳥獸
爲貴何也至于比德則又以麟鳳龍虎騏驥之類爲
說又何也

杜預自表營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取制于邢山鄭祭
仲之墓陶淵明自作挽詞自祭文杜牧之白樂天辛
祕李西筠王績嚴挺之柳子華皆自撰墓誌盧照鄰
李適司空圖自作墓誌衛大經自鑿墓自爲誌顏魯
公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謂之達亦可
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魯公可也

孝平皇后莽女自劉氏廢常稱疾及漢兵起誅莽燔未
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愍懷太子
妃王衍女字惠風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惠
風拔劍拒屬曰吾太尉公女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
辱遂害之朱全忠兄全昱全忠將受禪有司備禮全
昱顧太祖曰朱三汝作得否與全忠飲博取骰子擊
盆而迸之呼全忠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
用汝爲四鎮節度使何負于汝而滅他唐家三百年
社稷吾將見汝亦其族矣漢之公卿有愧于此女晉

之公卿有愧于此妃唐之公卿有愧于此兄
世多用陽春白雪為寡和本處云陽春白雪屬而和者
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十數人其曲
彌高其和彌寡則是陽春白雪未為寡和引商刻羽
乃為寡和也

世云太公八十遇文王東方朔客難云太公體仁行義
七十有二設用于文武注云九十封齊則是遇文王
時未八十也楚詞九辨云太公九十乃顯榮言封齊
時也

男曰人臣女曰人妾臣妾對君上之稱男女之別也今
婦人奏狀則曰臣妾某氏是以婦人兼男子之稱也
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為婦
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自漢
以前婦人皆稱妾如妾得無從坐奈何妾薄命之類
是也兼臣妾而言不知起何代古者婦人女子亦有
名字如孟光字德曜曹昭字惠班之類是也一例稱
奴起于近代

退之云韓與何為同姓廣韻何字注云周成王母弟唐

叔虞封于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晉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

牽牛牛星也織女非女星自有女星織女三星在牛之上主金帛女四星在牛之東是須女也須女之賤稱詩人往往誤以織女爲牛女子美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亦誤矣毛寶白龜蒙求引搜神雜記爲投江獲挾龜者晉書寶以爲養龜人竊香者賈充之女非韓壽也皆當以傳爲正蒙求以教小兒其誤如此漢武東封還兒寬上壽曰敬舉君之觴巫蠱事起田千

秋上壽則曰敬不舉君之觴意適故能飲巫蠱起非上壽時也

彈曲起于唐懿宗時曹確傳云優人李可及能新聲自度曲號爲拍彈優伶打顛亦起于唐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故事曲江賜宴教坊倡顛雜侍栖筠以任風憲不往臺遂以爲法顛力困切弄言也

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親皆絕跡不敢問疾恐相染也藥餌飲食無人主張往往不得活此何理也死生命也何畏焉而使可避而免則世無死者矣然此事其

來已久晉王彪之傳云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
有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官
國家且如此况民間乎此令一下至今成風不仁哉
人臣仕于朝其可一日不見君謨謀輔弼之臣使百
日不入見其爲國也亦疏矣哉

李陵以步卒五千橫行匈奴樊噲願得十萬眾橫行匈
奴楚破秦軍項羽見諸侯將入轅門皆膝行而前莫
敢仰視彭越誅失期最後者一人屬徒不敢仰視
蒯通說韓信略不世出伍被傳淮南王曰參太子略不

出世

東坡黃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
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至今膾炙人口
蓋用漢袁敞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
使臣俊當死復生

第五倫守會稽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州郡禁屠牛始
于此晉元帝時丁澤書云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
朝廷禁屠牛始于此

唐僕射師長百寮開元時爲左右丞相雖云機務總百

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見王璠傳署位不著
姓今猶遵用去機務猶總百司真宗朝以前判都省
皆如此自後宰相罷則去不復留總百司若上日班
見百官之禮廢已久矣

唐宰相開延英時皆坐論事今常朝奏事立語而退非
謝辭賜宴未嘗坐也

勢利所在雖死不忘賢者猶不免况餘人乎廉頗善飯
馬援據鞏矍鑠李靖雖老尚堪一行皆為是也

後漢戴封為西華令大旱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雨

諒輔為廣漢掾太守禱雨連日無所得輔自暴庭中
祝曰云云輔今敢自祈禱積薪聚芟茅自環發火其
旁將自焚未及日中澍雨沾足近世浮屠氏多為自
焚祈雨以惑人不知自古士大夫已如此不可專罪
浮屠也

世傳某縣有尉夜半擊令門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何
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
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出捕不可失時告
行耶曰不然豈家有疾病倉卒耶曰不然曰然則何

爲不待旦尉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百姓皆下
田又使養蠶民力恐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策曰
某見冬閒農隙無事不若移養蠶在冬爲兩便令曰
君策甚善古人不及奈冬無桑何尉瞠目不對久之
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予來嶺表見一歲三
蠶蓋冬桑不凋故蠶可養十月盡猶簇繭則知尉之
策未必不善而令之笑止可行之中原古有冰蠶唐
尹思正刺青州蠶四熟以是觀之不必專在春夏之
交也

近世儒者以夢卜事爲神聖人姑托之于此傳說太公
未遇時高宗武王知之久耳特以夢卜事爲神非真
以夢卜求相也起于草萊之中加之卿相之位恐人
不信故托此耳如此則是聖人爲僞孔子刪書亦存
僞以教天下也大抵古者淳風未散人人有士君子
之行在板築漁釣之間者其素行已皆服人而聖人
精誠之至與天相通故或以象求之或以卜得之其
賢決矣未嘗致疑不爲是委曲作僞事也孔子刪書
如鳳皇來儀禾則盡起雉雥鼎耳妖祥皆實未嘗存

學海類編
三
偽也范睢一見秦王田千秋一見漢武皆遂以相與
夢卜何異後人無至誠之心日爲自欺及欺人之事
耳目聞見狹小故疑夢卜爲容易可發一歎

梁武策錦被事咸言已罄試呼問劉峻峻疏十餘事坐
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其後又問
策事多少與沈約更疏所意少帝三事約出曰此公
護前不讓卽羞死帝以其不遜將抵罪徐勉諫乃止
以是知文帝自謂不及賈誼賢矣

漢武末年悔用兵封丞相爲富民侯其詳見渠犂城傳

云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李廣利以軍降
匈奴上旣悔遠征伐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欲田輪
臺以東云云乃下詔深陳旣往之咎乃者貳師敗軍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起亭隊是擾勞天下
非所以優民宏羊不足道也田千秋身爲相豈不知
美意而奉承之乃更以田輪臺爲請蓋千秋以妾男
子上書旬月取宰相恐主意怠故以用兵勤之爲固
位計耳前後爲相者皆誅獨千秋免豈武帝悔殺之
相多如悔用兵耶不然欲擾天下之罪比諸公大矣

光武令尹敏校圖讖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類世俗之詞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缺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怪之問其故敏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切幸萬一帝深非之竟不罪敏敏始言讖非而帝不納卒就其職是知其不可而不能固辭已可罪又增損其文竊名其閒以幸富貴謂之滑稽玩世亦可謂之狂誕亦可謂之托此以風亦可光武所以不罪敏豈一問而首服爲可恕耶抑心知圖讖爲世俗所增損如敏者甚多姑欲遂非耶然

敏所以校圖讖者抑有由矣蓋敏之初上疏首陳洪範消災之術豈非其言近讖乎洪範所陳王道之正也未嘗專主消災設也予嘗謂士之始見君其言不可以不謹孟子初見梁惠王陳仁義不雜他術終身守之豈若說以帝道不入說以王道又不入說以霸道者耶桓譚論讖意與敏同及出爲郡丞忽忽不樂道病卒蓋是悔其言之直也不得其言則去亦是常理何至憂戚殞生是以君子論事君前先決禍福死生不悔而後可不然斯已矣

范滂等非計時政太學生爭慕之申屠蟠曰昔戰國之
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
書之禍今之謂矣乃遠跡梁碭之閒居二年滂等羅
黨錮或死或刑蟠確然免于疑論景毅子願爲李膺
門徒不及于譴毅慨然曰本謂有賢遣子師之豈可
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蟠有先見之明毅
有不苟免之義皆合于士君子之行
論事太直非特不聽從而增益之過于未論時光武見
桓譚讖書之非其後論靈臺則謂譚曰吾欲以讖決

之唐明皇見人論牛仙客不可用則曰吾且用康謦
音辨蓋謦人才尤不爲人所取故也懿宗見論佛骨之
禍則曰吾得生見之死不恨敬宗論幸驪山之禍則
曰吾且往讖汝言

故人親戚一日貴顯能不忘舊者少然不可以舊分望
之盡禮焉可也故不獨陳勝卒斬之馬援以父友不
禮梁松卒遭其陷此援之過也

漢交趾女子徵貳徵則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
子陳碩貞反破睦歙二州女子能作賊可怪也夫

雨立二優旃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樓護傳反雨立閭巷
婦人笑蹙二管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
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郤子蹙故也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有蹙者繫散行汲美人居樓上大笑之
不窺園三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後漢桓榮十五年不窺
園魏閔謙傳趙昱歷年不窺園
本朝御史資淺者爲裏行唐有尙書裏行太宗時張昌
齡勅于通事舍人裏供奉肅宗時元結爲監察御史
裏行本朝因之

雙生昭十一年泉邱人有女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注似
雙生僖十七年梁嬴孕過期卜生一男一女唐王仁
皎子守一與元宗廢后孿生孿音所眷反

賜畫像贊者明皇時張說康子元陞堅賀知章

龔遂治渤海王生曰天子卽問卿治渤海君不可有所
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上果問以治狀
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王濬每見進陳伐吳之功見枉之狀不勝憤
竟出不辭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盡

學海類編
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功有問者
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三軍能無
愧乎龔遂能用王生之言王濬不能用范通之策豈
識有明有不明耶善則稱君過則歸己濬不知有此
斯謀斯猷惟吾后之德遂得之矣

山濤傳袁毅爲高令貪濁以絲百斤遺濤濤藏于閣毅
事發凡所受賂皆見推檢取絲付吏印封如故段秀
實自邠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
納至岐泚果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

曰吾終不以汚吾第以置司農治新之梁閒吏後以
告泚取視其封帕完新崔祐甫妻王陷朱泚賊中泚
嘗與祐甫同官贈以縑帛菽粟受而緘鐻之德宗還
京具封以獻

桓冲傳苻堅舉國內寇歎曰謝安有廟堂之量不嫻將
略陳壽評諸葛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亮決三分之
計終身中之其見明也其後言獎率三軍北定中原
然兵止于五丈原而不出者乃所以自守其將略也
何名爲非所長哉苻堅出帥舉國以爲不可堅違眾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而出天理人情皆已逆矣安知其不足懼一遣其姪
遂成破竹之功此將略也何名爲不嫺哉冲私憂過
計壽真私意也壽嘗爲亮子瞻所辱爾

諸葛木牛之制見于注劉晏之孫濛宣慰靈夏始議造
木牛運南史祖冲之遣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運
亦因木牛流馬之制

賣僧道度牒見唐裴冕傳肅宗在靈武冕建言賣官度
僧道狀貲濟軍興時取償既賤眾不爲疑

裴遵度知選以老聽就第注官張說致仕修史于家

明皇以張說爲大學士說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寵大
臣乃有之德宗以李泌爲大學士泌言學士加大始
中宗時張說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崔圓爲大學士
亦引泌爲讓而止

鄧景山爲淮南節度使有鼉集城門鄧班謂景山曰鼉
介物也夫鼓次金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劉展反
宣和己亥都城北小民家晨起見一物如龍伏牀下
大驚都人爭往觀之禁中取去驗之鼉也杖殺之城
北去水遠不知所從來已而大水又數年有金人之

禍鄧班之言不獨驗于當時又驗于後

漢高誅彭越盛其醢徧賜諸侯唐肅宗殺中人馬尙言以其肉賜從官見呂諲傳有罪殺之可也賜醢賜肉甚矣二主意將戒有罪然黥布一見醢遂定反計李輔國專制肅宗遷明皇南內以憂死肅宗不得盡孝道蓋見賜肉之過也刑賞貴中過則人必不服

用人若得才實雖親故何嫌漢高之起皆蕭曹故人光武中興亦南陽多顯唐崔祐甫爲相除使八百多親舊皆得實所以致建中之治李絳引此事以諫憲宗

又許孟容傳絳曰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

神策軍使王駕鶴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德宗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畱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李吉甫相憲宗歲餘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二公所以敢易權臣使之聽命者蓋自恃其公正才略足以服人耳孔子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比之周勃入北軍則爲省力然產祿之根連太后非駕

鶴輩比也

唐宰相奏事皆坐關播傳播避坐欲有所言是也本朝不坐惟燕辭燕則賜坐皆候奏事罷也講筵臣僚則皆賜坐當講讀者則起至展前立講餘不起立立罷復坐賜茶而退

猗覺寮雜記卷之六

宋 桐鄉朱 翌新仲著

龐統力勸劉備襲取劉璋備用其中策斬楊懷高沛還向成都其計效矣備至涪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樂非仁者之兵也伐人之國本出其謀置酒為樂乃曰不可豈人情也哉不仁之大莫大于襲璋統不以為非一醉之樂反以為言豈欲避本謀而以此言滅跡耶抑能為大惡而行小善也與宋襄公不禽二毛何以異斐松之

謂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容自戢且謂備有非而統無失是爲統文過也

漢文恭儉不能禁庶人之文繡被屋壁倡優僭后飾楊綰清儉乃能使郭子儀減音樂宰相能化人人主不能化天下何也化天下當以誠文帝使鄧通得自鑄錢是豈欲天下之人趨儉哉綰之清有素矣朝士大夫舉知之矣一旦爲相從之而化宜也

王琚佐明皇平內難眷待特異預大政事號內宰相陸贄在奉天德宗倚信雖有宰相主大義而贄常居

參可否號內相

杜黃裳壻韋執誼輔政黃裳爲太常卿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論禁中事黃裳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卽拂衣出盧杞荐關播爲相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之退曰以公謹畏故至此奈何欲開口論事耶播懼不敢復言黃裳唐爲賢相關播爲盲宰相視此可見

朱敬則謂史官權重宰相韋貫之云禮部侍郎權重宰相憲宗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貫之曰然爲陛下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未據
薦宰相者得無重乎

漢夏侯勝或見時謂上爲君謀相字于前宣帝以是稱重之段平仲對德宗謬稱名帝斥去之二君賢否卽此可知

進士私謂爲同年見許孟容傳李絳與孟容弟同舉進士爲同年云云絳曰進士明經歲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爲同年本非親舊也

南史范縝因竟陵土子良信釋氏縝盛稱無佛阮瞻著無鬼皆論有所激切云

崇甯乃南史明宣太后陵名也蔡元長改建中靖國爲崇甯以表紹述熙甯政事不知以陵名爲年號當避也當時一朝士大夫豈盡不知耶抑知之而不敢言也

李揆取士不禁挾書大陳書于庭多得實才和凝知舉撤棘園大開門士皆肅然無譁上下相應故可書今爲二公之所爲則不成禮闈矣

予在史館讀真宗實錄雄州言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真眾纔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其壁凝凍成冰距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城三百里焚其積聚其人散居山林以待之契丹至則城不可破野無所取遂退兵女真即出襲破之殺傷甚眾今契丹移遼陽城言征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眾雖少契丹必不能勝仍畫圖以獻契丹以西樓爲上京遼陽爲東京在中涼正東稍南又云契丹習俗既葬必守墳或云國王欲守其母墳聲言征高麗駐遼陽城也上謂王旦等曰契丹征高麗萬一高麗窮蹙或歸于吾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歲不至上曰然可

諭登州侍其旭如高麗有使來乞師即語以累年貢舉不入不敢以達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撫之亦不須以聞宣和閒女直遣使海上結約夾攻大遼遂起燕山之役是時未有一人以此告于上者

北人食麪名餽音博餽音托楊雄方言餅謂大餽齊民

要術青粿麥麪堪作飯及餅能甚美磨盡無麸則餽之名已見于漢魏五代史李茂真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爲正作餽餽字

本朝父子作狀元者三家安得裕與其子守亮梁顥與其子固張去華與其子師德其後狀元之子登科者極少且以經義改科終道君朝狀元考之無一家有子登科者葉祖洽余中徐鐸時彥黃裳焦蹈李常甯馬涓畢漸何昌言李奎霍端友蔡疑賈安宅莫儔何臬王昴何渙沈晦十九榜六十餘年俱無子登科豈天以大名乞付其人而其后不可再得耶又祖宗時大魁多為相此十九榜為相者一何臬而已

死盞盤合見齊民要術種榆鏃作獨樂及盞十年之後

魁盃瓶榼無所不任種楸盤合樂器所在勝用盃字見南史沈炯傳茂陵玉盃遂出人閒故杜詩云早時金盃出人閒

江子一就梁武求觀祕書李邕見李嶠願一見祕書南史張纘欲徧觀閣內書籍求不得為祕書郎三年方遷

薛宣為相朱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留雲宿從容謂雲曰田野無事且留吾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顏師古注言欲以吾為吏東坡詩云

薛宣直欲吏朱雲用師古注也以上文攷之宣無欲
吏雲之意相吏恐當作相形字去聲讀宣欲使雲觀
四方奇士意欲使之求人才用爾雲不能爲宣擇材
乃曰小生乃欲使吾相吏雲無意于世久矣豈能更
代宰相觀人材乎

錢以文言南史武陵王華華林園射賜錢五萬文絹帛
以匹言姚察門生遺花練一匹史裴邃納絹二匹藕
以挺言南海王子罕取一挺藕檳榔以口言任昉餌
檳榔剖百口許不得好者尊以領言世說王佛大見

王恭坐六尺簟可以一領與吾

浙中諸堰以牛車舟而過顧憲之傳云始立牛渚以風
濤汎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堰始于此

太守雙旌事見唐百官志節度使賜雙旌韓退之易爲
兩旗候之船號兩旗是也

周昌相趙王如意如意爲呂后鳩死昌謝病不朝三歲
而薨賈誼傳梁王楨墮馬死誼自傷爲傳無狀哭泣
歲餘亦死二公可謂死職矣

淮南厲王罪惡暴著文帝屢赦之已得親親之意矣三

年卒不改行乃處之于蜀道非殺之也袁盎乃以殺弟名動文帝王既以不食死盎乃建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嗟乎盎忍人也文帝父封厲王四子爲侯賈誼疏諫曰淮南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于天下此人少壯安能忘其父哉雖割爲四四子一心也方厲王死時惜乎誼不在文帝之左右其後厲王二子果以謀反自殺如誼之言

韓安國坐法抵罪蒙梁之縣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後安國爲梁內史甲亡安國曰甲不出吾滅爾宗甲肉袒謝安國卒善遇之李廣得罪爲庶人屏居藍田山中夜歸灞陵尉醉呵止廣廣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後廣爲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斬之士方失意時爲庸人孺子所侮慢多矣安國能忍廣不能忍其度量相遠如此炎涼世法也當以安國爲是廣犯夜尉守法尉亦賢矣廣後爲將軍當取

而用之宜必得其死力乃挾舊怨無罪而戮士何以爲將此廣不侯之一也

世多用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詞孔子世家云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初未嘗及子游豈見云子夏之徒遂增子游耶又贊詞非措詞也

李適之爲相與李林甫不協林甫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富國適之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曰臣知之舊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

不敢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薄適之杜甫封西嶽賦云主上本命與金天合則是華山爲元宗本命所直之方人閒皆知之適之爲相獨不知耶信巫卜小數元宗已失人君之大度采金于山亦非宰相富國之方

古者朋友有義非若近世專勢利如柳子厚墓誌所云者李陵降匈奴武帝戮其妻子而司馬遷會召問訴其冤至下獄而其說不變陳湯斬鄧支功大矣一爲匡衡石顯所沮其賞不行劉向上書申理元帝卒封

侯賜金銜衡前事復以盜康居財物等事奏免之又
坐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
成帝卽出湯奪爵爲士位又爲王商所奏譖以惑眾
不道非所宜言廷尉趙增壽議無惑眾之罪止坐非
所宜言免湯爲庶人徙燉煌燉煌太守奏湯前親誅
郅支威行外國不宜處之邊徙安定議郎耿育訟湯
乃還湯京師觀向永育三人之言皆切直稱湯功甚
備痛讒嫉甚深衡顯百計卒不能殺此三人力也元
成帝時漢道已衰公論猶有所伸如此武帝怒陵降

是已不能存其妻子以須陵所爲遽殺之亦忍矣遷
縱爲陵游說亦無大過下蠶室虐哉

爾雅妻之父爲外舅母爲外姑今無此稱謂皆曰丈人
丈母柳子厚有祭楊詹事丈人獨孤氏丈母則知唐
已如此

莊子寓言然有不可知者其言人生馬之類尤爲物化
之怪晉愍紀人生馬則實有之矣非寓言也

今在職許稱前官著爲令家語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
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

富鄭公使虜爭獻納二字甚切後之議者以為二字不
 必苦爭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曰君使求假于田將
 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與于臣謂之
 賜臣取于君謂之假與于君謂之獻季孫悟遂命其
 宰自今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鄭公力不
 肯言獻以此也夫然非博學通古今其可出疆

今銓格年二十以上方許出官州縣官以三年為任皆
 江左法也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任州縣以六
 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孝武仕者不拘老少守宰以

三周為滿齊謝超宗議云云習宋代限年之制甲族
 以二十登仕陳依梁制年未三十者不得仕見通典
 渡子覓錢古有之列子人有濱河而居習水勇于洵操
 舟驚渡利供百口

六曹尚書讀作平聲非也尚訓主主書耳如尚公主之
 類監當讀仄聲者非也當管此事耳

箕踞人多為說皆不甚詳攷曲禮曰坐毋箕為其不敬
 也唐子西箕踞軒記云箕踞者山閒之客也拳腰聳
 肩抱膝而危坐偃僂跼蹐其圓如箕又曰其勢如蹲

猿如投竿而漁以予攷之惟注云伸兩足者爲是蓋古者坐于席無今之椅凳之類故坐則跪行則膝前是足向後也傳曰跪坐以進之以是坐則跪也故以是爲敬若伸兩足則手據膝故若箕狀箕踞乃不對客之容如孔子所謂燕居申申天天者若偃僂跼蹐則是畏懼不敢肆之貌不得爲不敬也今人坐于椅榻之上猶欲箕踞不可得也自後漢猶皆坐席上如戴馮重席是也

千里駒不特漢晉事如梁王茂立仲孚王規後魏袁躍

後周張虔威北齊崔昂楊愔父常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吾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生祠始于定國之父郡中生立于公祠後漢潛山人生立白馬陳從事祠陳眾也廣都韋祠巴郡王堂九真任延武威張奐晉之廣中丁綰池陽令杜軫梁何遠令武康守宣城及新興內史皆立生祠齊新安伏暄唐義新軍袁滋潭馬殷吳越錢鏐靈州韓遜

滑稽古今說不同楊子雲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應劭注史記鴟夷革是以皮爲酒榼崔浩漢紀音義

學海類編
云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故語言響應無窮者取象今之注子是其遺法

殿學士六朝時已置此官陳姚察爲嘉德宣明二學云宋劉德願孝武殷妃薨與羣臣至墓謂德願曰啣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帝甚悅以爲豫州刺史與羊元保某勝得宣城李存勳博勝得盧龍節度何異

嶺外有果名撚子三月閒花如芍藥七八月實成可食結腸胃小兒食多則大便難東坡改名海漆言搗其

葉可代柿漆用嶺表錄異云倒捻子窠叢生葉如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紫南方婦女多以染色子如輓柿上有四葉如柿蒂食者必捻其蒂故謂倒捻子或叫爲都念子語訛也其子外紫內赤無核食之恬軟暖臍益肌肉古訛捻爲念今又訛念爲撚大業拾遺記南海送都念子樹一百株付西院十六院種卽此花也

嶺表有竹俗謂司馬竹又曰私麻竹南越志曰沙麻竹可爲弓似弩謂之溪子弩或曰蘇麻竹今記爲司馬

竹嶺表錄異云沙麻大如茶盃厚而空小一人擎一竿堪為椽梁止此竹也又有勒竹者棘之訛也竹譜曰棘竹生交州諸郡叢生竹厚實夷人以為弓枝節有刺異物志云種為藩落卒倒根出大如十石物縱橫相承狀如縲車一名芭竹筍味落人須髯錄異云南土有刺竹南人呼刺為勒自根橫生枝條展轉如織野火止能燒其細枝嫩葉春生轉密邕州以為牆蠻蠻不能入

石栗出韶之仁化他處無也嶺表錄異云廣州無栗惟

勒州按勒本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肉少味似胡

桃仁熟時有羣鸚鵡啄食略盡亦甚稀少

嶺外風俗多服毒藥斷腸草以死誣人多死于所誣之門常怪其愚如此南州異物誌曰廣州俚賊若鄰里負其債不時還者子弟取野葛一錢鉤吻數寸許到債家門食而死誣債家殺之債家懼以物辭謝多數十倍死家乃收尸而去不以為恨則此風舊矣鉤吻即斷腸草又名胡蔓嶺表錄異記云野葛俗呼為蔓蔓生如蘭香光而厚置生菜中毒人用羊血解羊食

之肥大

今言縣邑曰縣道恐不宜連稱縣自縣道自道也按孝文記養老令云有司請令縣道顏帥古注曰或縣或道有蠻夷曰道

用驢磨麪見六朝袁淑俳詩文驢山公九錫云嘉麥既熟實須精麪負磨回衡迅若轉電

酒家揭帘俗謂之酒望子見韓子宋有酤者斗斃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致令酸以徇惡也

用納音看命見則天時唐尙獻甫則天時太史令奏云臣本命納音在舍熒惑犯太史熒惑火也火能剋金臣將死之果然陰陽家用陰徵亦見則天時嚴思善占熒惑犯輿鬼則天問之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丞相王及善卒

若呂才則不取五姓納音

同年生災福有相

類者武元衡與李吉甫齊年同日爲相同出鎮同再入相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

漢高改婁敬姓劉云婁者劉也往往以笑高祖臆撰說

文龜臚祭飲食漢書武帝令天五日臚注蔡邕曰龜
勅俱切常以立秋日還食其母王者以此時祭廟臚劉
劉殺也言擊殺之時又續漢禮儀志立秋郊畢始揚
威武斬牲令郊東門名曰龜劉以此攷之高祖之言
爲是不可笑也

藍田出玉世人多以比物之潔白者按初學記藍田出
美玉如藍改名藍田則藍田玉乃玉之青者不當比
潔白又許慎說文瓊赤玉也詩人亦以比潔白如瓊
花瓊枝之類雖退之亦以瓊瑰比雪蓋古今沿習不

可不深攷也

唐紀多書慮囚本朝詔令亦多用往往讀爲思慮之慮
故雋不疑傳行縣錄囚徒還顏師古注省錄之知其
情狀有冤滯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音力俱反近
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

人姓名古今同者甚多且以近時論之唐有蔡京漢有
王甫唐獨孤郎傳有鄭居中徐岱字處仁嘉興人于
學無不通見本傳霍光傳宣紀廷尉光注李光韓文
有劉正夫英宗時臺官有趙鼎

王孫賈入市曰淖齒殺閔王欲與吾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誅淖齒周勃誅呂用左袒之策本此北人以乳酪拌櫻桃食之摭言新進士重櫻桃宴劉覃及第櫻桃初出和以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盞不啻數升

漢文欲任賈誼爲公卿絳灌之屬皆害之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疏之其後人告絳侯謀反繫長安獄誼專以廉恥勵臣下爲言以譏文帝誼不懷前怨而卒言待大臣無禮以

感悟上此君子用心也及觀袁盎爲文帝言絳侯功臣非社稷臣且言臣主失禮自是上益莊丞相益畏絳侯常以毀吾責盎其後繫請室諸公莫敢爲言惟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無言其言正故前不阿絳侯後不遂非誼不懷前怨盎不遂前非皆勃之幸也

爛柯多用某事聽琴亦然水經晉民王質伐木入信安縣空坂見童子四人鼓琴質倚柯聽之旣去柯爛去家已數千年

曲江周府君碑府君後漢人碑陰載門吏皆曲紅古字
簡多借用故以紅爲江酈道元不曉其義載曲江縣
乃云昔號曲紅又云曲山名以地勢攷之武谿自北
來自西入海古郡城在其上眎江水正曲何名爲山
哉
春秋穀洛鬪以爲災異水經載韋昭云洛在王城南穀
在北周靈王時穀水盛出王城西南流洽于洛兩水
相格有似于鬪以此觀之凡州郡有兩水者皆如此
亦常事也何必爲災異

嶺外人家嬰兒衣暮則急收不可露夜土人云有蟲名
暗衣見小兒衣必飛毛著其上兒必病寒熱久則瘦
不可療其形如大胡蝶按水經豫章逕陽縣多女鳥
元中記曰新陽男子于水際得之與共居生二女悉
衣羽而去豫章閒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
衣中令兒病亦謂之夜飛游女由此觀之乃暗衣也
隸書古今皆云程邈變篆爲之水經注王次仲變蒼頡
舊文爲今隸書始皇以次仲所易字簡便于事三召
不至次仲履眞懷道窮術數之美則變隸不自程邈

始自王次仲始也隸始于秦然水經注載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爲隸字書齊太公良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隸又知隸非始于秦也書王次仲變蒼龍袁盎之兄子種勸絲惟日飲無何是姪字叔也晁錯父謂錯曰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公何爲也又曰吾去公久矣是父公其子也或共其出二文蓋斬首幾級謂斬敵一首拜爵六級謂一首爲一級見衛青傳注今云取其人首級非也

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入閒所收經史以鏤板爲政見兩朝國史物去其勢豕曰豨見易牛曰犗見佛書馬曰扇見五代史雞曰敦犬曰闌俗語

錢有字漫見漢西域傳罽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張晏注錢文面作騎馬形漫作人面目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卽漫耳疏璃西域注云師古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青黃綠縹紺紅紫十種此自然之物采澤光明逾于眾玉今俗所用皆消石汁加以眾藥灌而成之尤虛脆不貞實非

真物

從官知州陞監司止押檢乃祥符五年詔知制詔觀察使以上知州上書檢見王朝國史曰黑青黃綠紫紅歷書七十二候惟桃桐菊言華至菊又言黃華桃以候婚姻桐以待鳳盛于二三月得陽之盛菊非得霜不開盛于九月十月得陰之盛然則其他皆不可言華菊以黃爲正東坡已載朱勃之言

士大夫學佛不殺生固善事然其胸次所存鑄氣成金一念之間殺人無數至于政事喜怒有絕滅人門戶

者乃區區爲一螺蚌蜆蛤不肯庖宰而曰畏殺生云者吾不知也三代以來周公孔子行事何嘗勸人不殺物命哉但不暴殄天物窮極滋味而已祭祀賓客之資甘旨供養之奉有不可略者未嘗以戒殺生故絕也孟子最明此牛羊何擇聞聲不忍食其肉之類其盡之矣

三命家言支干者見白虎通甲乙幹也子丑支也不當言干當言幹也夏正以平旦爲朔商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亦見白虎通漢云夜半朔旦冬至者用

周歷也

三命家行小運男起丙寅女起壬申其說往往穿鑿許
慎說文包字象人懷衽已在中象子未成形元氣起
于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于
巳爲夫婦懷衽于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
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小運起寅申蓋
本于此亦三陰三陽之位也男必丙寅以丙祿在巳
女必壬申以壬祿在亥壬申巳亥之位亦水火之感
也

李德裕窮愁志周秦行紀論謂牛僧孺身與帝王后妃
冥遇證其身非人臣相懷異志于圖讖云云所恨未
暇族之若不在當代必在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寘
于法牛李之黨如宗閔之徒則小人也僧孺無大過
惡而德裕恨之如此之深亦過矣至欲滅其族則德
裕乃忍人也僧孺豈能爲篡逆身死之後子孫豈能
反者信圖讖而妄加人以族滅之罪恐天地不容鬼
神不赦卒死朱崖未必非報也開元中御史周子諒
牛仙客亦以姓符圖讖子諒杖死于朝堂亦報也仙

客不可爲宰相是已加以名應圖讖之罪則妄也讖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謂之自狂顛言不能成事何足畏也終唐世無牛姓爲盜者讖又何足信哉

漢食貨志金三品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孟康注曰白金銀也赤金銅也故天下皆曰白金爲銀其後曰造銀錫白金旣造銀又造白金則白金疑非銀也恐是金之白者赤金亦金之赤者耳金三等以色之淺深爲別漢武紀收銀錫造白金則銀與白金昭

然爲二物矣

猗覺寮雜記卷之六終

就日錄

元

虞集撰

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釋氏以四法判之
一曰無名薰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
善惡先兆周官筮人掌占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
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輿
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浮虛夢揚沈實夢溺寢藉帶
夢蛇鳥銜髮夢飛將雨夢水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
憂夢歌舞此列子之論也李泰伯潛書云夢者之在

學海類編
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鼻口手足皆故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輿馬女婦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驟榮樂無有限極及其覺也撫其躬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耳嗚呼將幸而覺邪抑將冥冥遂至于死邪前者諸說各有所見且周官載之甚悉而列子之神遇李泰伯之魂遊心溺果狀哉然有二說如夜夢得金寶貨覺而無所獲若夢與女人交覺而失精此心溺乎如夏月露臥偶夜露下而失覆則夢雪降冬月

擁被衾多則夢火熾此非神遇乎夫至人無夢者緣無想念蓋恐此路頭熟著其所好而往則將冥冥沒沒而不知返者有之要在平昔學力讀者當察之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是聖人素其位而行所遇不可必故歸之于命先言道而後言命天之有命聖人依命而行道所以嚴君平西蜀設肆爲人臣者勉之以忠爲人子者勸之以孝是亦行道耳後世不知斯理滯于書傳自立一家或以五行支干或以二元九氣或專取于日或寓于星禽

或依于易數立說紛紛徒惑聞見耳如漢高帝入關
三百人皆封侯趙括四十萬眾悉坑死豈漢兵無一
人行衰絕運限者趙兵無一卒在生旺日時者此理
可見近東淮岳總卿刊江西廖君所類諸家命書爲
五行精紀其集錄備載而無去取亦不免拘于五行
之內言之且造物者惡得以甲乙數語而窺之且夫
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
卽爲轉趾聞焉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
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

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則軍校微有
譴訶此又不知於命以何而取焉大抵燭理明之人
五行神鬼皆不能拘繫陶淵明有云癡人前不宜說
夢而達人前不可言命至急則無陰陽凡有妄心則
被五行所惑一有私心則爲鬼神所制况天道福善
禍淫鬼神禍盈福謙以命取斷於卜師彼以糊口之
迫而藉此術以度日欲決行藏一以爲貴一以爲賤
轉爲之惑以事求用于神彼以幽沈之後尸其享祭
焉敢以無作有以曲爲直私之於人且人事之公行

未有詢人者惟有私求則往祈禱之夫神鬼本畏人而人一有妄心求彼即彼得以肆欺于其閒也近時有一內貴官以門下人命使術者議之若言命佳則必以奇禍擾之言命窮則必以好爵榮之此是特與造物爭功略舉此以少釋其惑

錢唐江潮之說前後紀錄不一山海經以爲海鱸出入穴之度佛書以爲神龍之變化葛洪潮記謂天河激湧洞冥正一經云月周天而潮應王充論衡謂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而爲潮竇叔蒙海濤志以潮汐

作濤必待于日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明東海漁翁海潮論云地浮于大海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海之水入于江謂之潮地上則江河之水歸于滄海謂之汐浙江發源最近江水少海水多其潮特大潘洞浙江論曰海門有二山曰龕曰赭夾岸潮之初來亦漫將近是山岸狹勢逼如湧而爲濤姚令威聚語載會稽石碑大率元氣噓翕天隨氣而漲激瀆淳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浙江南自纂風北自嘉興夾山而水闊下有沙潭徒旱切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

勢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雲麓趙景安漫抄載徐明
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元氣升降于太空
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
人不覺眾家之議海潮潘洞之論勢頗為當理而止
云勢逼而為濤東海漁翁之論源近遠而分大小理
亦近似而云地浮于水其理閒斷不若徐明叔等高
麗錄云天包水水乘地而元氣升降竇叔蒙之論濤
符于月此說正與會稽石碑及趙景安所議相合且
月陰也潮水也皆應于易之坎卦為用故易說卦坎

為水為月于此可見是以三家之論為得焉

焚紙錢之說唐王璵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
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乃用為禳祓則是
喪葬之焚紙錢起于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
錢則自王璵始矣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
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曰冥器之義也脫有益
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峰廖用中奏乞禁焚
紙錢有云嘗怪世俗鑿紙為錢焚之以徼福于鬼神
者不知何所據依非無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

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松
窓百記云世既是妄人死而爲鬼其妄又可知無身
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顛倒沈迷豈復覺
悟方其具酒肴列冥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
以妄塞妄也蓋嘗原其本初恐瘞錢爲死者之禍及
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沿襲至唐而焚之其來久
且遠而廖高峰遽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死葬
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以
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

心最爲通議

夷堅志載真官行持靈驗處極多且行持符法自虛靖
正一一天師傳度符籙下世亦是運自己精神真氣
正心而驅除妖邪若自己神靈氣清心正之人鬼神
亦自畏之况受正法符籙乎上帝好生慮有邪魔爲
下方之患遂以天神應化人世用此符籙而馘除之
實于助國行化不爲無補猶于自己積功立行可以
超登仙列今也不然有無事取罪者妄意傳授符籙
假此以苟衣食行持治病則自帶親僕專備附體仍

學海類編
呼神叱鬼又且召役嶽帝城隍且嶽帝城隍可比人
閒監司郡守謂如人役僕隸受其利養處之無法尙
不伏使令不知汝有何功德有何神通以動監司郡
守况岳帝城隍乎豈不自招陰譴而又要求財物作
爲淫亂動違天律生不免于雷震則死隨乎風刀幽
沈是誰之過歟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爲蝗蟲謂鬻田園而食次
變爲蠹蟲謂貨書而食又變爲大蟲謂賣人而食此
切當其理今之不肖子謂此三蟲恐未足以盡其實

初父母未亡也憑藉父祖門蔭聲勢在外無所不爲
朝去暮歸盜竊財物恣情爲非父兄以內有所主及
持父兄家私事逼其婢妾至于掣肘或恐玷己遂爲
掩蔽付之無可奈何及託前世甚至在外指屋起錢
高價賒物低價出賣謂之轉肩人皆指而目之爺健
大郎父有因此淹抑成疾又增利貨錢候父母死還
錢謂之下丁錢其或母先父亡猶且庶幾者若或父
亡而母存其爲害特甚初父亡得財產入手豈顧其
母及財散而母存甘旨不具展轉孤苦親戚兄弟有

不忍者攜歸奉養則往彼爭喧取擾謂母有挾藏之物反爲求索其親厭煩則付母還之復受岑寂或有兄弟羸給則興訟索分亦自有此等人資給以導其爲訟旣訟畢得錢浪費無歲月閒又已空虛連及妻室姊妹覓人蓄養作僞親戚出入閨門分甘忍恥食殘衣弊而妻輩以寒飢所困初似羞澀終則願爲閒有妻輩家以力奪去及妻子輩鬻身事人或與所事者厚愛從彼去此不肖子俱無所施則思舊所交遊者及父兄朋友而求索度日如此又不知以何等處處之矣

處之矣

皇清... 卷一... 考據

黃閣

緗素雜記卷一

宋 黃朝英 著

黃閣

天子曰黃闥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凡天子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秦漢有給事黃門之職是也天子之與三公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漢舊儀云丞相聽事門曰黃閣

又王瑩傳云既為公須開黃閣張敬兒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黃門郎給事于黃闥之內入侍禁

學海類編

緗素雜記卷一

一

考據

中後漢獻帝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唐郭承嘏嘗爲給事中矣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是也黃堂者太守聽事之堂也亦謂之雌堂杜詩爲南陽太守詩郭丹爲功曹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是也或以大拜爲身到黃扉余所未論故杜少陵與嚴閣老詩云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宋子京與王相公云董琴順署雌閣偃藩又和公序再入玉堂云七年舜玉署再入佐黃扉與徐舍人云果行繡展之知趣上黃扉之試又初到郡齋云姑俟天藏疾雌堂日燕居又詞寄

公醪云老依滴曲作蕃 月例黃堂給宴醪又重修諸亭記云太守牙居惟有黃堂使坐則三公爲黃閣給事舍人爲黃扉太守爲黃堂明矣

蚩尾

蘇鶚演義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稍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世人多作鴟字顏之推亦作此劉鷗孝孫事始作此蚩尾既是水獸作蚩尤字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鴟鳶字恐無意義古老傳云蚩聳尾出于頭上遂謂之

鳴尾顏氏家訓云東宮舊事呼鳴尾爲祠尾蓋張敞不
見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取吳呼蚩爲祠遂爲祠
尾又俗閭呼爲鴟吻見其吻如鴟鳶遂以此呼之自後
蚩字因有作此者余案倦游雜錄云漢以宮殿多災術
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于屋以禳之今亦有
自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尙有爲飛魚形尾上指者不知
何時易名爲鴟吻狀亦不類魚尾又按陳書舊制三公
黃閣廳事置鴟尾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詔摩訶
開閣門施行馬廳事寢堂並置鴟尾又北史宇文愷傳

云自晉以前未有鴟尾用鴟字宋子京詩云久叨鴟尾
三重閣兼撰新唐書皆用鴟字又江南野錄云和臺殿
閣各有鴟吻自乾德之後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
至是遂除此又用鴟吻竟未詳其旨

木稼

舒王作韓魏公挽詩云木稼嘗聞達官怕蓋用舊唐史
甯王臥疾引諺語曰木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吾其死
矣此用故事誠工也然木稼之說齊世知其爲木冰而
不解其義余嘗讀班史五行志而得其說蓋自春秋成

公十六年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霧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日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申兵象也是歲晉有鄆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由是知木稼當爲木介明矣蓋唐之諺語譌也案唐史五行志直書曰雨木冰乃引劉向之言爲證又

云亦謂之樹介介兵象也是真得春秋書災異之意矣又公羊傳云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云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然何氏此說蓋亦自於歆向云

夕郎

職林曰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余按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亦謂之夕拜案劉公嘉

話云崔造以夕郎拜相又南唐近事相弟有呼盧之會夕拜預焉蓋謂唐鎬時為給事中也青瑣門在南宮衛瓘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日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案柳子厚云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記曰暮不廢夕又曰日入而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襲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

邛亦出此名也又應劭注漢書云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又漢儀注郊泰時皇帝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顏氏云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常禮也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撫言云羅隱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衮以詩贈之云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

孤負

世之學者多以辜辜之辜為孤負之字殊乖禮意蓋公正眾所附私及而孤焉眾所附則有相向之意故不孤

私及而孤則有相背之意非向之也孤負云者言其背負而已故李陵與蘇武書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又云孤負陵心區區之意馬嚴上書云臣叔父援孤恩不報張浚上書云臣孤恩負義黃香上疏云孤忝聖恩謝莊月賦云孤奉明恩宋繇云孤負聖明謝晦云孤背天日垣榮祖云孤負恩獎江革云孤負朝廷北史后妃上云孤負遺旨隋宗室諸王傳云孤負付囑李白云孤負夙願未嘗用辜字今世先達士大夫亦未嘗錯用如宋子京與李太傅云徒軫深仁有孤高誼又云敢忘自修以

孤大賜舒王云安能孤此意顛倒就哀颯又云予豈敢孤其意以受不腆之辭魯直云誤蒙器使孤奉國恩則孤負之孤宜用孤字明矣

邪瘡

漢書云趙將李左車設伏兵之計以禦韓信而趙王不用遂爲市中人邪瘡之蘇鶚演義云邪瘡者舉手相弄之貌卽今俗謂之野由也邪瘡之蓋音韻訛舛耳又後漢王霸傳王郎起兵光武在薊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耶揄之注引說文曰厥瘡手相

笑也歟音弋支反瘡音逾又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又世說載襄陽羅友少好學性嗜酒當其所遇則不擇士庶桓宣武雖以才學遇之然以其誕率非宏遠才許而不用郡人有得郡者溫爲席送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挪揄云我祇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遂慙悒卻回不覺淹緩之罪桓雖知其滑稽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故宋景文公詩云數領郡章君莫笑猶勝長被鬼挪揄

塗詔

舊唐書李藩傳曰王鏐以錢數十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鏐可兼宰相宜卽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卻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又按崔鉉會要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宣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

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為疏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輿傳曰初鏐來朝貴倖多譽鏐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云云乃止今從之

貌侵

史記武安侯列傳云武安者貌侵韋昭注云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又漢本傳云蚡為人貌侵服虔注云侵短小也韋昭則以侵為寢服虔止讀如本字皆有短小之義而顏師古竝無註釋余謂當以侵為正案西陽

雜俎云今人謂醜為貌寢誤也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一云貌寢而體弱註云侵貌不足也又云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悅者簡易也悅他活切玉篇云輕也晉書載左思貌寢口訥而詞藻莊麗唐書載歐陽詢貌寢悅敬羽貌寢甚又南史云王筠狀貌寢小北史邢遜傳云祖效貌寢有風尚倦游錄載終慎思風貌寢陋皆以侵為寢蓋循襲之誤也或云侵當作寢

吹臺

西清詩話云唐書杜甫傳云甫與李白高適同登吹臺慨然莫測也質之少陵昔游詩昔者與高李同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皆詞宗果登吹臺豈無所雄詞傑唱著後世耶余謂此論太疏按杜子美遣懷詩云憶與高李輩論文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註云兩公高適李白也吹臺梁王歌臺也今謂之繁臺獨不見此何邪又名賢詩話云國初王仁裕暮春與門生五六人登繁臺飲酒題詩抵夜方散詩云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上吹臺淑景卽隨

風雨去芳樽宜命管絃來漫誇鼎食鳴鐘貴甯免朝烏夜兔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卽知繁臺乃吹臺也

豹直

李濟翁資暇集云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進之字余嘗膺閤莫究其端近見惠郎中寶云合作武豹字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汗其身按列女傳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

也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宜作豹直固不疑也余
觀宋景文公有和龐相公聞余瀑直見寄詩一篇乃用
瀑字又職林云凡當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
瀑自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瀑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
瀑其餘雜入者十直三瀑亦用瀑字按玉篇云瀑連直
也字當作瀑非虎豹之豹

緗素雜記卷一

緗素雜記卷二

宋

黃朝英

著

陰康

漢書載相如游獵賦云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
註云陶唐當爲陰康傳寫之誤耳案古今人表有葛天
氏有陰康氏又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時民氣鬱遏
筋骨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爲陶唐堯
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
顓頊帝乃及堯舜作樂之序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

亂其序乎蓋誘不觀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耳余
案書傳之訛非特此也如卻非譌而爲御北皮傳譌而
爲頗傳華表譌而爲和東者其類甚多

伎養

應劭風俗通嘗論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
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養
不能無出言案伎養者謂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
射雉賦亦云從心煩而伎養李善云有伎藝欲逞曰伎
養今史記竝作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

或作徘徊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也故景文公詩
云伎癢新禽百種啼蓋用此義

鄭重

漢王莽傳稱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註云鄭重
猶言頻煩也顏氏家訓亦云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
切要以啓寤汝耳此真得漢書之意近沈存中筆談言
石曼卿事云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
門者卽以鄭重爲殷勤不知何所據而言然不爾曾謂
使人通頻煩可乎魏志倭人傳云使知國家哀汝故鄭

重賜汝好物也亦有頻煩之意今人有以鄭重者大誤矣

回紇

舊唐書回紇傳云元和四年里迦可汗遣使請改爲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崔鉉續會要云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回紇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爲鶻與紇紀同鄴侯家傳云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爲鶻與李繁北荒君長錄新回鶻傳同按李祕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傳不應言之今從家傳

屨屨

顏氏家訓云古樂府歌百里夷詞曰百里夷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屨屨今日富貴忘我爲家訓謂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開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屨或作居余染反屨或作扈余之反故何公送人序云話能具之注歌屨屨之炊昔人述懷詩云囊空未省餘釵釧薪盡何嘗赦屨屨

藉田

籍田音慈夜反典籍音慈力反按舒王字說籍從草從
耒從借從草若藉用白茅是也凡藉物如之從未從借
若藉而不稅是也凡藉人如之藉物者尚之藉人者下
焉藉從昔從未從竹藉記昔事有實可利後除其繁蕪
有節焉世之學者類不分藉籍之義乃以藉田爲籍田
至書典籍之籍乃反爲藉字是不究其本也按文帝紀
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
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

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籍謂蹈籍也籍田本以躬
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師古曰國語云宣王不籍千
畝號文公諫斯則籍非假借明矣余考數家之說應邵
以籍爲典籍之籍謬也唯常昭之說得之按王制曰古
者公田籍而不稅註云借民力治公田故不稅蓋帝王
所親耕者公田也公田謂之籍田者以借民力爲義故
籍之字所以從借也舒王云公田謂之助猶親耕之田
謂之籍也宣王不籍千畝者謂其不能親耕公田以勸
農耳謂之籍者豈不以假借爲義乎臣瓚與師古未之

或知何耶余嘗謂枕籍緼籍狼籍顛籍皆從竹音慈夜
反而文籍圖籍篇籍與夫籍甚籍其家皆從竹音慈力
從草籍聲慈夜切又秦昔切許氏乃以一字爲兩音尤
見疏謬

重黎

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
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
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按

左氏春秋傳載蔡墨論社稷五祀木正曰句芒火正曰
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杜氏註云
正官長也木生句曲而有芒角其祝重焉祝融明貌其
祝黎焉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句龍爲土正又按蔡
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
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
濟窮桑此其三祝也顓頊氏有子黎爲祝融共工氏有
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左傳以重爲少皞氏之
叔以黎爲顓頊氏之子則重與黎二人也而太史公乃

以重黎爲一人而謂重黎爲顓頊之曾孫與左氏所載不同蓋太史公去上古之世爲差遠則所傳各有謬戾不若左氏之爲近故所載爲詳且悉也又况高辛氏承顓頊高陽氏之後高陽氏黃帝之孫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世次差近故顓頊之子黎所以爲高辛氏之火正也若以黎爲顓頊之曾孫則與高辛氏世次相遠豈後爲其火正乎按律歷志云火正黎同地幽通賦云黎醇耀於高辛皆其證也又許慎注淮南子云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爲高辛氏火正一云老童卽

卷章也按楚世家云犁先爲祝融其後吳回代之則許慎之說又誤矣

湯餅

煮麪謂之湯餅其來舊矣按後漢梁冀傳云進鳩加煮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較白也又按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又荆楚歲時記云六月伏日竝作湯餅名爲辟惡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麪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耶倦游雜

錄乃謂今人呼煮麪爲湯餅誤矣嬾真子錄謂世之所謂長命麪卽湯餅也恐亦未當余謂凡以麪爲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爲燒餅水淪而食者呼爲湯餅籠蒸而食者呼爲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宜矣然張公所論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乃易其名爲爐餅則又誤矣按晉書云王長文在市中鬻胡餅又肅宗實錄云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安可易胡爲爐也蓋胡餅者以胡人所常食而得名也胡京都人轉音呼胡餅爲胡餅呼骨切胡桃爲胡桃亦呼骨切皆

此義也余按資暇集論畢羅云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因謂之畢羅後人加食旁爲饅饅字非也又云元和中有姦僧鑑虛以羊之六府特進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鑑虛往往俗字又加食旁爲鑑虛字然則胡餅謂之胡義可知矣又玉篇從食從固爲餽字戶烏切註云餅也謂之餽餅疑或出此余故併論使覽者得詳焉

屬車

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

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
法駕公不在鹵簿唯何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
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卿奉駕侍御
史整車騎也又隋志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
兼其車服故爲八十一乘漢遵不改武帝祠大乙甘泉
則盡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
二乘隋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大業初屬車備
八十一乘煬帝問於閻毗毗曰此起於秦故張衡賦云
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

制也故文帝紀云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屬車三
十六乘是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
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
乘無所準馮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旗旒史數爰
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平陳之後有司
請以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帝曰大駕宜用三
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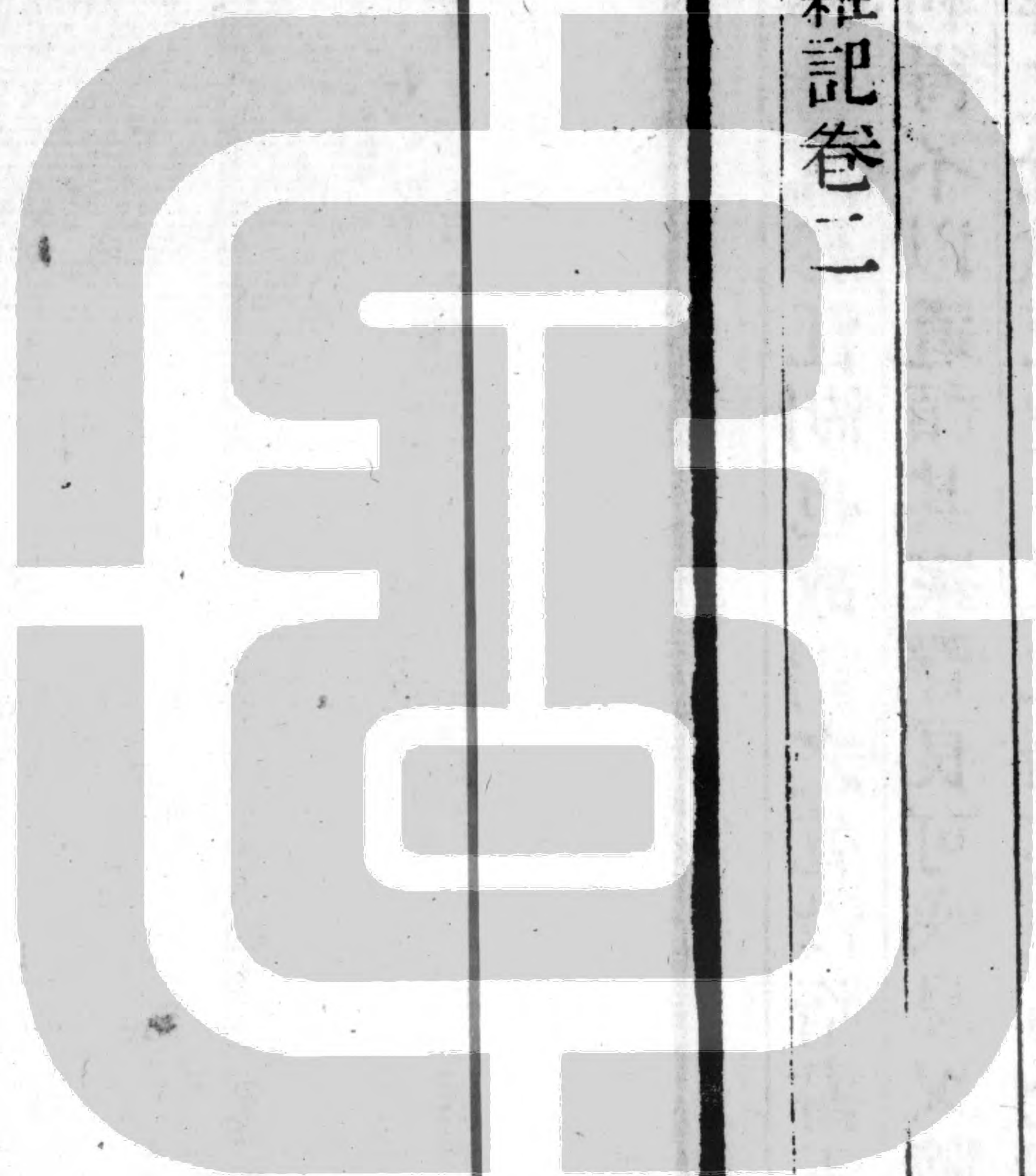
乾沒

漢書張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

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
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顏氏乾音干魏志傳嘏曰豈敢傾
根竭本寄命洪流自徼於乾沒乎晉潘岳與賈謐爲廿
四友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裴松之
注魏志曰服虔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
如淳以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又不可了愚謂乾讀爲乾
燥之乾蓋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也
蘇鶚演義云乾沒之說如陸沈之義陸沈者因陸沈之
水也又曰陸地而沈不待在於水中也乾沒者言乾地

而沒不待沈於江湖也故謂之乾沒隋書王劭贊云乾
沒營利得不以道頽其家聲良可嘆息又隋蕭吉見上
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又宋子
京撰劉待制墓銘云財用旣積官爲薄受而吏得傍緣
乾沒又葉府君行狀云民冒鹽權乾沒不悛

紺素雜記卷二



程